

光影里的渔歌与乡愁

——写在王峰摄影画册《关关雎鸠》出版之际

编者按

历时五载深耕，一帧帧黑白影像定格岁月长歌。六安摄影师王峰的《关关雎鸠》出版月余，书名取自《诗经》，雎鸠即善捕鱼的渔鹰。画册以淮河渔鹰捕鱼为魂，用质朴镜头记录张孝周兄弟与渔鹰的共生日常，为消逝的传统生计留存珍贵视觉档案。

没有斑斓色彩，唯有墨色层次晕染乡愁；不见刻意煽情，却以“端庄老实”的影像力量，叩击现代人对故乡与传统的柔软心弦。宋刚明、许国、姜伟三位摄影名家倾力指导，148幅作品凝结的不仅是技艺，更是对乡土的深情与文化传承的担当。

本期特别关注，我们特邀画册序言、创作手记与深度评论，带您循着光影，重温淮河岸边的渔歌与坚守，感受摄影为时代留痕的初心。



列队出发

封存渔鹰的琥珀

宋刚明

我与王峰应该是有一面之缘的，但未深交。翻看他的简介才知，这位在机关部门辗转任职多年的干部，拍下皖西乡愁系列画册《关关雎鸠》的王峰，摄影只是他的业余爱好。我虽出身长江江心，祖上世代以渔为生，却惯用渔网——那种撒开如罩子般铺陈水面的网具，与他镜头里的渔鹰捕鱼，终究是不同的光景。

多年前我曾在河南固始县做过摄影讲座，有一个环节就是拍摄渔鹰捕鱼。他说当时他就混迹于影友之中，彼时只当是匆匆一面的同好，未曾想若干年后，他竟将渔鹰捕鱼做成了专题，凝成一本沉甸甸的画册。

画册开篇，两个渔人担着渔鹰或立或蹲在水边，竹担压弯肩头，渔鹰敛翅静栖，身后水波晃着2022年10月1日的晨光，看说明知道那片水域叫龙王庙，这里不是王峰拍摄渔鹰的开始，却非常有象征性，龙王庙前的水域，泛着不可知的光泽，似乎暗示了这一行业的命运。

翻看每幅图片日期发现，王峰所有的拍摄，几乎都落在家常的节假日里——那些别人闲歇团聚的时光，他却背着相机，追着渔舟，把镜头沉进了皖西的水泽里。

张孝周、张孝全兄弟俩的身影，是王峰镜头里最常出现的轮廓，可以说他们二兄弟是在王峰的镜头里渐渐老去的。他们踩着木船划过的水痕，如时光在河面写下的诗行，他们掌心的老茧、袖口的水草，与渔鹰相伴的身影，成了王峰镜头里隽永的光影篇章。

五年前，王峰在淠史杭上游的水泽间遇见了渔鹰与它们的主人。粼粼波光里，老者手中的竹篙轻点水面，墨色的渔鹰骤然扎入碧波，叼起银鳞的刹那，尾羽上的水珠溅碎在晨光里——那是属于皖西水乡的生动注脚，也是王峰镜头里《关关雎鸠》的初章。

这片浸润着淠史杭精神的土地，曾以千万人肩挑手扛的热血铸就水利奇迹，如今在岁月里沉淀出另一种坚韧：当年轻人陆续告别渔舟，七位老人仍守着渔鹰、守着传承千年的捕鱼技艺，在芦苇荡深处续写人与水、与自然的默契。

五年时光里，王峰将镜头对准老周床头的渔鹰，待浮化的鹰蛋，用粗糙的大手掰开嘴给渔鹰喂食，风雪中仍驾鹰捕鱼，这些藏在细节里的镜头，让捕鱼人的生活更加立体起来。王峰镜头里捕捉的从来不止是渔鹰捕鱼的动作，而是人与土地、与传统之间剪不断的羁绊。

王峰的拍摄是朴实的，朴实得让人忘了还有摄影这回事，他用绝无花巧的镜头语言，让我们明白：真正的摄影，是融入桨声欸乃的呼吸，是让被摄者在镜头前忘记被注视，只记得与渔鹰共舞的自由。

渔鹰终身一夫一妻，“关关”鸣声里藏着诗经里的情致，也暗合着王峰对这方水土的眷恋。五年间，王峰在节假日的晨光里赶赴约定，用两包香烟、或者买几斤补到的鲜鱼，换得小船拍摄的一席之地，看夕阳把老人的影子拉得很长，看渔鹰在水面画出涟漪又归于平静。那些被定格的一瞬间，是对即将消失的一种生存方式的眷恋，更是对“淳朴”二字最鲜活的注解，在镜头之外，王峰也成了被这片土地滋养的归人。

画册的结尾，王峰用担着渔鹰远去的背影呼应了开篇的画面，弯沿的小路上方，高速公路呼啸横呈，暗示了一种生存方式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启。

画册里展现的这些影像，既是王峰对五年拍摄的回望，亦是向即将消逝的技艺致敬。当渔鹰捕鱼的号子渐次隐没于机械的轰鸣，当七旬老人的身影终将消失在芦苇深处，这些照片或许能成一枚小小的琥珀，封存住皖西水乡的呼吸、淠史杭的脉动，以及人与万物共生的温柔密码。

《关关雎鸠》写的是爱情的执着，王峰借《关关雎鸠》之名，说的就是对摄影的执念，是对“记录”二字的敬畏——就像孝周守着渔鹰不肯放手，王峰用镜头守住这些正在流逝的光与影，让“关关”鸣声穿越时光，在钢筋水泥的世界里，为后来者留一片可以回望的温柔水泽。

（作者系中国摄影金像奖摄影创作与理论获得者 原湖北省摄影家协会副主席）



爱的传递



归舟



送上船来



渐行渐远



相伴



在水一方



小憩

时代湍流中的影像方舟

许国

皖西的河流汤汤向前，带走的不只是流水，还有附着其上的古老生计与绵长乡愁。在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洪流中，现代化以其磅礴之力重塑山河，无数如渔鹰捕鱼般传承千年的生产图景，正以惊人的速度消隐于历史的褶皱深处。王峰先生历时五载完成的《关关雎鸠》，恰似在湍急河水中放下的一艘影像方舟，奋力打捞、封存那些行将沉没的光影与呼吸。

这部画册的珍贵，首先在于其“深度的文化档案价值”。它并非浮光掠影的采撷，而是一项不断身临其境、精耕细作的系统工程。148帧沉静而厚重的黑白影像，构建起一个关于皖西渔鹰捕鱼的微型生态全息图。从龙王庙晨光中的启程，到风雪古塔下的坚守，再到三轮车与电子秤旁的传统渔获交易，直至挑担携鹰、渐行渐远的背影——王峰的镜头，以近乎人类学田野调查的严谨与耐心，穿透了技艺的表层，直抵生活的肌理。他记录下渔鹰如同家人般的亲密互动，捕捉了雪中仍不辍劳作的艰辛，凝固了满满收获后的喜悦，也定格了现代符号悄然嵌入传统生活的瞬间。这些画面，是对一种濒危生存方式的立体解剖，是皖西乃至中国乡土记忆留存的一份不可再生的视觉文献。

其次，是其“朴素而撼人的影像力量”。王峰的摄影摒弃了炫技的浮华，选择了一种近乎“隐形”的贴近。正是这份沉静与尊重，让张孝周、张孝全兄弟得以在镜头前自然老去，让渔鹰的灵性与渔人的坚韧得以本真呈现。纯粹的黑白灰，褪去了浮世的喧嚣，沉淀出生活最原本的质地——辛劳、惬意、默契、愁绪，都在这种极简的影调中获得了庄重的表达。这份“忘我”的朴实，正是摄影记录本质最有力的回归，它让影像本身成为可靠的历史证言。

在人工智能影像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，《关关雎鸠》所代表的这种“功夫活”更显现其“不可替代的精神价值”。技术可以模拟光影，却无法复刻五年寒暑中与拍摄对象同呼吸共冷暖的生命体验，无法替代那份扎根泥土、与时间角力的执着。王峰在出色完成本职工作之余，利用无数个节假日，背负相机，深入水泽，其背后是对故乡深沉的眷恋，更是对文化传承自觉的担当。这份在浮躁世风下甘于寂寞、专注记录的定力，是摄影工作者最可贵的品质，也是对AI算法不断重塑影像生成边界的当下影像价值本源的有力叩问。

《关关雎鸠》是一部深情的乡土志，更是一份紧迫的文化警钟。它告诉我们：记录正在消逝的光影，为急速变迁的时代留存一份可触摸的记忆，是摄影不可推卸的使命。王峰先生以他的镜头为皖西的河流留影，为最后的养鹰捕鱼人存照。这部画册，不仅照亮了人鹰共舞的水泽，更将如一座灯塔，指引后来者在岁月苍茫的暮年，循着这光影的印记，找到那条温暖的回乡之路。它是皖西的致敬，更是对摄影初心的坚守——此功德，其义深远。

（作者系安徽省文联副主席 安徽省摄影家协会主席）

创作手记

王峰

画册出版过程中，得到宋刚明、许国、姜伟三位老师的指导帮助，心存感激，久久不能平静。

回想学习摄影之初，在河南省听宋刚明老师的讲座，从此让我对摄影着了迷。宋老师德高望重，对摄影同好尤为看重。虽仅一面之缘，他却对我的画册倾力指导。有一天，清晨五点，他便与我讨论起画册该用“鱼鹰”还是“渔鹰”的问题。能得此良师引路，何其有幸！

2011年学习摄影的时候，有幸与许国主席结识。许主席为人谦和，相处起来就如兄长，成为我摄影爱好的指路人。今年5月，我忐忑地请许国主席作序时，不知他是否愿意拨冗提笔。我告诉他，出画册既是对过往的小结，也是自我加压以求精进，恳请他予以鼓励和鞭策。没想到，许主席看过初稿后欣然应允，高兴地说：“这几年不见你投稿，原来是在埋头干大事呢！”他慷慨入里地为画册评论作序，给了我莫大的鼓舞。

画册是一本书，不是孤立的摄影作品。我遂寻得摄影评论家、策展人姜伟老师编辑画册。6月24日，我收到姜伟老师的留言：“我已经排好序……画面上要有一种关系，视觉性、艺术性的，它不是那种故事性的关系。”那一刻，我知道《关关雎鸠》画册已近完成，心中难掩激动。姜伟老师说：“你的照片我觉得都拍得很端庄，表现出你对劳动、乡亲们有一种敬意，你是带着情感色彩在拍的……”

整理选片时，我发现入选的148幅照片中，竟无一张摄于2020年，那一年正是专题拍摄的起始之年。回看那时的照片才恍然，初期的拍摄尚未建立起足够的信任与默契，镜头捕捉到的神情难免僵硬，动作也略显局促，自然难以入选。这恰恰印证了情感的投入与时间的沉淀对作品深度的重要性。

（作者系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 安徽省摄影家协会会员 摄影作品入选18届、19届、20届安徽省摄影艺术展）

